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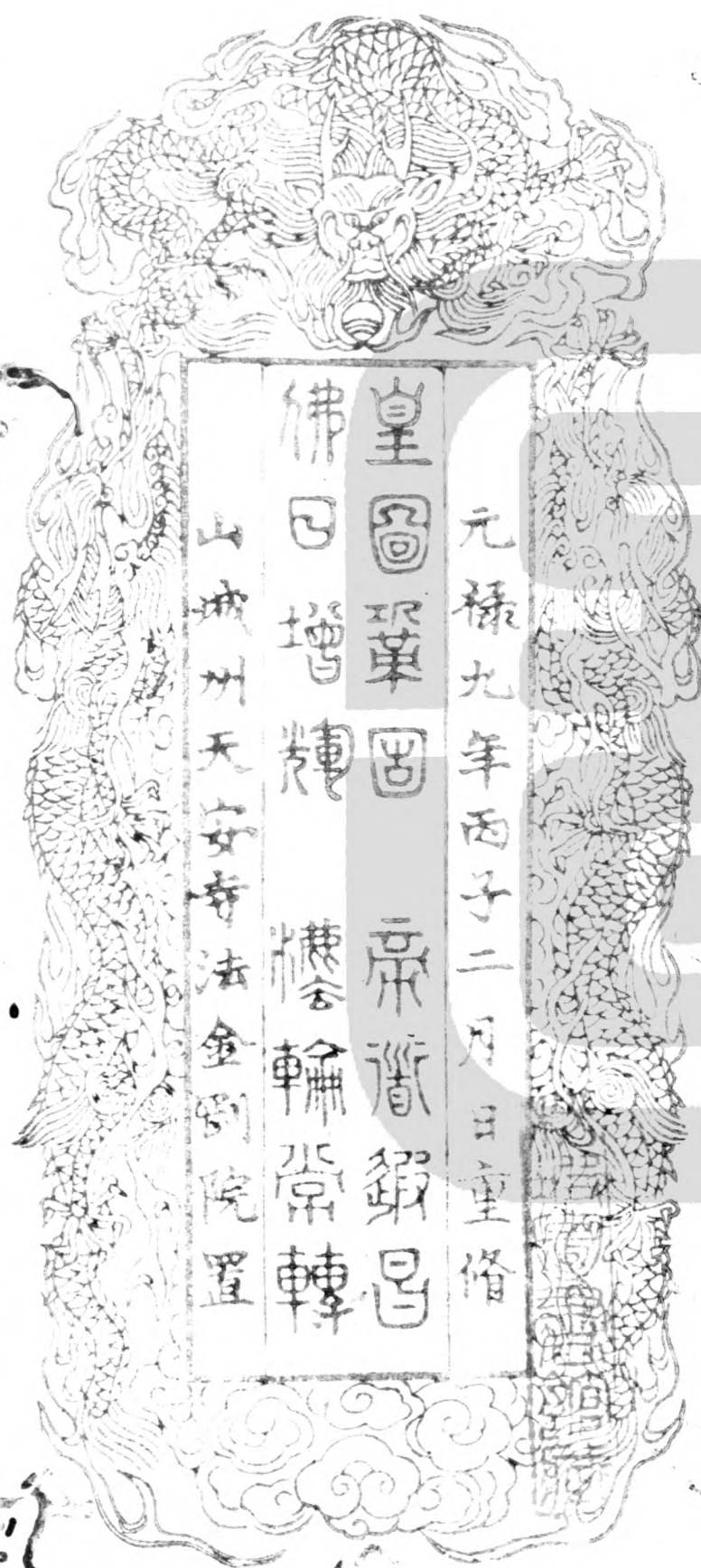
出曜經

古籍

才十二

四百廿六
殿二

50860
9



元祿九年丙子二月日重修

皇圖翠閣 帝階綴呂

佛日增輝 樓輪常轉

山城州天安寺法金剛院置



出曜經卷第廿二

姚秦三藏

竺佛念

譯



殿

雜品第十七

當念自覺悟

慎莫損其行

行要修亦安

不行行受報

當念自覺悟者夫人有施為先當內思惟校

計熟思

善思而思行

慎勿失其所

慮不



失所者

失所懷痛憂

是故說當念自覺悟也慎莫損其行者夫人

有所施為事情已彰復還懈慢不究其理不

禪思惟或時諷誦亦不通利臨欲試時捨眾

逃亡是謂於學有指習禪之人念不在定流
馳萬端如彼猿猴捨一趣一於賢聖法律乃
有大累是故先達之人教彼後生卒成其道
不使漏失是故說慎莫失其所也慮不失所
者或有誦人日誦十千解義百千晝夜諷誦
不失上下文句一一分明理不遠義入禪之
寂天雷地震萬響俱作不能動其神是故說
慮不失所者也失所懷痛憂者行不專已俱
興嫉意自墜於淵皆由行不正故是故說失
所懷痛憂也

人當求方便

自致獲財寶

彼自觀其義

意願即果之

人當求方便者世人多慕周旋四方孜孜汲汲
汲求救形命皆貪財貨諸比丘等復求方便
誦契經律阿毗曇及諸雜藏坐禪比丘禪定
入微小七七大七不失其次耳錘法財已得功
德增益其行是故說人當求方便自致財寶
也彼自觀其義意願即果之者世人思惟難
有富貴積財千石者隨意所念費耗財寶學
道之人捐捨妻息去離榮寵自知功德具滿
分別義理問則能答彼坐禪人復自觀見禪
定寂靜得六神通飛騰虛空作十八變踊沒
自由不信道者覩已則信已信道者遂進不
退是故說彼自觀其義意願即果之也

坐起求方便。自求於定明。如工鍊真金，
除去塵垢冥。不爲闇所蔽，永離老死患。
坐起求方便，自求於定明者，所謂坐起者，諸
疑結使是人懷懈慢，不究其業，彼懈慢人雖
言起立與坐無異，精勤之人雖言坐卧與立
無異，是故說坐起求方便，自求於定明也。常
當專意求於定明，光無盡無處，不照是故說
求於定明也。如工鍊真金，除去塵垢冥者，彼
大衆中工師巧匠，集在彼衆，猶如塵垢物爲
塵所蔽，未被剗除，遂增污穢。今此人心亦復
如是，爲婬怒癡垢所染，亦無精光，不得照耀。
是故說曰：如工鍊真金，除去塵垢冥也。不爲

闇所蔽永離老死患者彼修行人剋治塵垢
無諸結使終不爲生所屈不爲老所困不爲
無常所召是故說不爲闇所蔽永離老死患
不著反著著反不著 不畏現畏 畏現不畏
生爲邪見死入地獄

不著反著者或有行人年歲長大不肯從小
比丘承受教戒小比丘所說隨順法教長老
著恥內自思惟爲少年比丘所授極懷慚愧
歲顏無趣於彼不應起著而著是故說不著
反著也著反不著者彼修行人不誦習契經
律阿毗曇及諸雜藏虛受信施衣被飯食病
瘦醫藥床蓐卧具是故說著反不著也不畏

現畏者滅盡泥洹。淡然無爲。反更畏之。不親其行。彼泥洹中。無生無老無病無死。亦復無天趣人趣地獄餓鬼畜生趣。反更畏之。如所說。彼凡夫人。未曾聞此。本無已無當無。亦無恐懼安隱。亦復無衆害諸變捨一切難。而反畏之。是故說曰。不畏而現畏也。畏反不畏者。五道生死。姪怒癡熾。然爲本所燒。漸增生老病死愁憂苦惱。不可稱說。亦不畏彼更著。三有是故說畏反不畏也。生爲邪見。所謂邪見者。可著不著。反著可畏不畏。反畏此。盡名爲邪見。造邪見業。是謂生爲邪見。死入惡道。作罪多者。入惡道作罪次者。入畜

生作罪少者入餓鬼是故說曰邪見墮惡道
人前爲過後止不犯 是照世間 如月雲消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彼時去國界
不遠有梵志子名曰無害常追逐師友讀梵
志經典所事師者耆舊長老年過八十所納
妻婦年幼少壯顏貌端正女之禮節威儀備
舉無害梵志子亦復端正丈夫姿顏世無雙
比時彼女人媼欲熾盛即捉梵志子無害手
吾敬卿德欲與情交宜可介不無害聞之以
手掩耳我寧喪命終不敢聽女荅之曰夫人
飢渴給以食飲豈不篤意耶我今媼火熾盛
須卿媼水滅之豈不適我情耶設當由汝喪

我命根者於此經典何用學為無害答曰我
從母意犯梵志法死入地獄豈不枉平時彼
無害自拽走出門外時梵志婦蓬頭亂髮以
土自塗裂壞衣裳坐地嗥哭長老梵志行還
見之問其婦曰誰取汝打撲乃尔婦答梵志
是汝親信弟子梵志聞已內自思惟吾今不
宜彰露此事彼人備聞害我不疑當以權宜
微以誘進乃獲其身斷其命根即呼梵志子
而告之曰汝前後已來所學呪術皆悉備具
無有缺漏然當選擇良日祭祀諸神呪乃得
行左手援楯右手援劍詣彼要道嶮路值人
斬之數滿千人而取一指如是成虵呪乃得

行是時弊魔復遣究槃荼鬼衛護其人使得
行惡斷絕人路無復行人漸漸乃至閻梨連
尼園中人民丘曠舉國被灾又少一指不充
其數無害親所生母每生此念吾子久在曠
野飢寒勤苦必然不疑時母送餉躬詣彼國
無害遙見便生此念吾受師訓當辦指鬻今
少一指不充其數今值我母自來送餉若我
先食呪術不成若我先殺母者當犯五逆罪
梵志子應從佛得度如來三達見彼無害興
五逆意殺母不疑若審尔者億佛不救吾今
宜往拔濟其苦使母子俱全豈不善乎即化
作比丘手執應器視地而行循彼徑路直趣

彼國路側行人諸牧牛者語曰沙門止止莫
從此路前有暴賊名曰指鬘前後已來傷害
人民不可稱計我等所忌不從此路沙門單
弱備為賊所害者不亦劇耶化人曰無苦賊
不害我吾有禁呪足能制彼使不害我轉復
前進遂欲至園指鬘遙見有比丘來歡喜踊
躍不能自勝吾願果矣必成指鬘又不害母
呪術成辦權停我母及此餉食殺彼比丘然
後能食執刃擎楯往逆比丘無害素是壯比
走及奔馬馳趣向佛佛以神力令彼無害在
地傾縮佛地寬舒如是疲極不能及佛指鬘
舉聲喚沙門曰止止沙門吾欲問義比丘答

曰吾自久住。卿自不住。尔時指鬘以偈向比丘說曰

沙門行反言住

我住反言不住

沙門當說此義

去何汝住我不住

尔時佛復以偈答曰

指鬘我已住

無害一切人

汝為兇暴久

何不改罪過

廣說如契經偈。尔時指鬘賊即以劍楯頭上指鬘投於深澗。叉手合掌向如來懺悔。復以

偈讚曰

自歸大聖雄

欲覲尊沙門

今欲自悔過

久來所作罪

尔時世尊還現色相威神炳著手執指鬘詣
祇桓精舍告諸比丘汝等將此指鬘度爲比
丘卽如佛教得爲道人清旦著衣持鉢入舍
衛城分越尔時城門裏有一牝象懷妊欲產
不時得產象主遙見比丘來卽起迎逆比丘
若能使象時產者可得入城乞不能使象產
者不得入城分衛比丘荅言吾先不誦此呪
且小停住須吾還至世尊所受誦神呪還當
呪之使象得產時指鬘比丘卽至世尊所頭
面禮足白世尊曰向者入城分越值城門裏
有象欲產責我呪術象得產者然後得乞唯
願世尊願受神呪使象得產使得分越

佛告指鬘汝往彼所當以此言呪之今至誠
呪自生已來初不殺生持是至誠語使象得
產無他亦時鴛掘魔從佛受呪術即往呪象
安隱得產時諸人民皆稱善哉世間乃有此
竒恠之事此指鬘前後殺生不可稱計今方
自呪從生已來初不殺生持是至誠語使象
得產無他便得入城街巷人民見指鬘來其
中或有父母兄弟妻息為指鬘所殺者皆前
報怨或以刀杖瓦石打指鬘極使牢熟破頭
傷體裂壞衣被鉢盂亦破即走出城竟不得
食還至世尊所頭面禮足自說緣本佛知其
意指鬘受緣報何其速哉亦時世尊漸與說

法即於座上得須陀洹果乃至羅漢六通清
徹。爾時波斯匿王即集四種兵馬：象、兵、車、
兵、步兵。欲往詣彼國，與鴞掘摩共鬪。出舍衛
城中道，聞行人說：「鴞掘摩大賊受如來教，得
爲比丘，即停兵衆入祇桓精舍，與如來相見。」
爾時世尊知王當來，即以神足隱鴞掘摩形，
使不顯露。時王波斯匿至世尊所，頭面接足，
在一面坐。

爾時世尊即知而問曰：「王嚴備戰具，集四種
兵爲欲何至？」王白佛言：「界內有賊名鴞掘摩，
依險作賊，暴虐無道，故集兵衆欲往攻伐。中
路聞人說鴞掘摩受如來化，得爲道次，不審

其人今為所在佛知王意即攝神足使王見
鴛掘魔王見恐懼面投於地諸臣扶起以水
灑之佛告王曰是王大幸遇此小恐其人已
得阿羅漢果設當王詣彼深園見其本形頭
戴指鬘人血塗體身執利劔顏色隆怒王當
見者心肝摧碎即喪命根王白佛言如來今
日未降者降未度者度云何出尊其人乃殺
無央數人云何得成羅漢果佛言無苦行有
前後有熟不熟有初有終今時出尊觀宿因
緣便於大眾而說斯頌

人前為惡 以善滅之 是照世間 如月雲消
人前為惡 以善滅之 者如彼指鬘殺害無數

千人以賢聖八品道而滅其惡諸惡已盡永
無根本究竟清淨得不起法是故說人前為
惡以善滅之也是照世間如月雲消者世間
者其義有三一名眾生世二名器世三名陰
世猶如秋月衆星圍遶於中獨明光照遠近
弊惡比丘諸惡已盡修清淨行便於大衆廣
有利濟是故說是照世間如月雲消也

人前為惡 以善滅之 世間愛著 念空其義

人前為惡以善滅之者夫作惡皆由愛著彼
梵志妻與惡向無害皆由愛心是故說人前
為惡以善滅之也世間愛著念空其義者愛
心深固流轉三界受四生分迴趣五道皆由

愛著不能捨。離行人分別虛而不真。知皆空寂。不可恃怙。是故說世間愛著念空其義也。少壯捨家。盛修佛教。是照世間。如月雲消。佛契經說。因象師喻時。象師教訓少壯象。樂於曠野。不被調御。即於曠野命終。復有中象。不被調御。於彼取命終。少壯比丘。此亦如是。不被教訓。而取命終。長老比丘。不被教訓。而取命終。比丘當知。此亦如是。少壯象被調御。而取命終。中年象被調御。而取命終。少壯比丘。被教訓。而取命終。長老比丘。被教訓。得賢聖法。而取命終。少壯比丘。盛修佛教。無所漏失。具足佛法。去何爲具足。越次取證。成無上果。

是故說少壯捨家盛修佛教也是照世間如
月雲消者猶如秋月光明遠照也

少壯捨家盛修佛教 世間愛著 念空其義

少壯捨家者欲斷愛著諸天阿須倫所見敬
待伽留羅軋沓和等皆悉承事供養是故說
世間愛著念空其義也

生不施惱死而不感 是見道悍應中勿憂
生不施惱死而不感者自生已來不殺盜婬
逸不犯諸邪臨命終時神識澄靜亦不驚懼
亦復不見地獄畜生餓鬼不見弊惡鬼但見
吉祥瑞應是故說生不施惱死而不感也是
見道悍應中勿憂者彼見諦人已離五難雖

在憂感之間淡然無爲亦不悲號哭泣生諸
衆惱是故說是見道悍應中勿憂也

生不施惱死而不感 是見道悍 在親獨明
生不施惱死而不感者自生已來不由父母
兄弟宗親五族而行惡法也是故說在親而
獨明

斷濁黑法學惟清白 度淵不反 棄倚行止
不復染樂 欲斷無憂

斷濁黑法者云何名爲濁黑法答曰一切諸
使縛結塵垢一切諸不善法退墮法諸染著
生死者當斷已斷永斷是故說斷濁黑法也
學惟清白者云何名曰清白法答曰意止意

斷神足根力覺意入正道三十七品正使有
法離於生死得出要者亦名清白法是故說
學唯清白也度淵不反者何以故名爲淵所
謂淵者流在界趣轉增生死由此淵故流轉
生死不可稱記墮三塗八難是故世尊說當
滅四淵求無上道是故說度淵不反也棄倚
行止者云何爲倚所謂倚者倚欲不善法是
故如來說棄倚無著乃謂真行是故說棄倚
行止也不復染樂者不染五樂親近賢聖律
終不捨離是故說不復樂也欲斷無憂者夫
人不至於無爲皆由有欲染著女色興意思
想念彼色貌髮毛爪齒肥白端正行人執意

除去彼念欲想便息不復熾然是故說欲斷
無憂也

愛欲意爲田

婬怒癡爲種

故施度世者

得福無有量

愛欲意爲田者猶如荒田穢地不數修治蕪
草競生侵害良苗穀子不滋時不豐熟人染
著愛欲亦如是是故說愛欲意爲田也婬怒
癡爲種者夫行人習行常自觀察若人種德
爲施何處而獲果報答曰施無空入者少施
空入者多去何施無空入者少答曰諸在外
道異學及佻形梵志尼軋子等愚人好施於
中望福於十六分而不獲一猶如穢田傷害

善苗穢行梵志侵害善根為婬怒癡所覆不生道果是故說婬怒癡為種故施度世者也得福無有量者歎說如來聖眾施福之報於大眾之中有斷欲人所施雖少獲福無量所得果報不可稱計是故說故施度世者得福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
施報無有量

瞋恚滋蔓生

是故當離恚

猶如穢惡田瞋恚滋蔓生者何以故名為穢惡所以名穢惡者亦自毀已復毀他人所以自毀者瞋恚熾盛顏色變易本性改異是謂自毀復毀他人者瞋恚熾盛毀損他人乃至

失其命根是故說猶如穢惡田。瞋恚滋蔓生
也是故當離欲恚。施報無有量者。人由懷恚
後受恚報。人由瞋恚。亡國破家。皆由瞋恚。仁
施福德。施無恚者。獲福無量。是故說當離恚
施報無量也。

猶如穢惡田

愚癡穢惡生

是故當離愚

獲福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愚癡穢惡生者。猶彼盲人。目不

覩高原平地。亦不見善色惡色。青黃赤白。此

衆生類。亦復如是。以無明闇法。而自纏絡。不

覩四諦善不善法。覆蔽慧明。及三十七道品。

外道異學。及諸梵志。癡所覆蓋。蓋不識道。真如

來聖衆永無此患是故說猶如穢惡田愚癡
滋蔓生也是故當離愚癡獲福無有量者彼
修行人欲求無愚者當從何求答曰當從如
來聖衆求何以故以其聖衆觀察本末若大
若小若好若醜分別四諦眼明智覺毫釐不
失施彼如來聖衆無有愚癡者獲報無量也
是故說當離癡施報無有量也

猶如穢惡田

憍慢滋蔓生

是故當離慢

獲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憍慢滋蔓生者外道異學憍慢
最甚是故如來說偈曰娑羅門憍慢滋多從
今世命終當生六趣中鷄猪狗狼驢五泥犁

六施彼人者不獲其報是故說猶如穢惡田
憍慢爲滋多也是故當離慢獲報無有量者
於如來大法中除去憍慢或時著衣持鉢入
村乞食下意自卑如旃陀童女身被寶衣價
直百千若詣他舍倚門侍立不敢入舍侮慢
比丘亦復如是本出豪族自苦其形修乞士
法御心調意如執利劍手執鉢盂如世窮人
閻浮利人以髮爲飾我沙門便取剃之閻浮
利人衣裳多貪白淨沙門染污爲色閻浮利
人諸犯罪者逐著深山沙門山藪爲家無欲
之人執行如是況得向果者心可移乎是故
說當離憍慢獲報無有量也

猶如穢惡田
獲報無有量

貪欲爲滋蔓

是故當離貪

猶如穢惡田貪欲爲滋蔓者人懷慳貪至死不
改或由慳貪傷拔命根是故智者去離慳
貪是故說猶如穢惡田貪欲爲滋蔓是故當
離貪獲報無有量也

六增上王染爲染首

無染則離

染者謂愚

六增上王者所謂王者何者是曰意也以次
數者則名六逆數者亦爲六增上者意動則
五隨走作五情設使諸入盡意所造如佛契
經說猶如五根各各有境界不相錯涉亦不
相侵意者至此五處最爲原首侵彼五界從

使五情不得停住於五事中最勝最妙是故名爲王是故說六爲增上王也染爲染首者云何爲染所謂染者染色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染爲染首無染則離者云何名無染所謂無染者阿羅漢是雖言須陀洹諸塵垢盡得法眼淨不永得淨羅漢者永已得淨是故說無染則離也染者謂愚愚人所習習著色香味細滑法應思惟者然不思惟不應思惟者反更思惟是故說染者謂愚也

骨幹以爲城 肉血而塗之 根門盡開張

結賊得縱逸

骨幹以爲城 肉血而塗者所謂城者以五陰

身為牆骨幹垣壁以血漆之若當以內物現
露於外者便生惡露觀不染著身興不可樂
想以其皮膚覆骨莊飾為形智者觀察無一
可貪是故說骨幹以為城肉血而塗之根門
盡開張結賊得縱逸者眼根開張受於外色
曰誰開乎答曰由不思惟故使結賊得入劫

善根財貨耳鼻口身心亦復如是意根開張
結賊得入是故說根門得開張結賊得縱逸也
有緣則增苦 觀彼三因縛 滅之由賢眾
不從外愚除

有緣則增苦者前有因緣後生增苦前無因
緣苦何由生猶如泉原出水成江河此亦如

是因前有緣則有苦際漸漸增長至四百四
患是故說有緣則增苦也觀彼三因縛者猶
如愚事人閉在作坊役使不住此亦如是五
盛陰身以結使爲縛憂愁苦惱役使心識不
得停住復當經歷四百四病是故說觀彼三
因縛也滅之由賢衆者夫欲信施當詣大衆
施少獲福多猶如勇健丈夫能却外敵摧敗
彼衆乃名勇健加得賞賜過出衆人如來聖
衆亦復如是如海納萬川不拒細流有來供
養者不存用喜不供養者亦不憂感是故說
滅之由賢衆也不從外愚除去世愚惑人顛
倒來又計著吾我著五陰身計爲實身猶如

有人曾不被毒虵螫而不避之曾不被結使
縛者而造其行爲外塵所染是故說不從外
愚除也何以故名爲雜所以言雜者偈義種
種演說不同餘偈單義不與此同是故說雜也
出曜經小品第十八

心淨得念無所貪樂已度癡淵如鷹棄池

心淨得念無所貪樂者係心於淨恒求巧便
欲得出要觀此生死如幻如化常懷恐懼心
如熾火是故說心淨得念無所貪樂也如鷹
棄池者知彼池水多諸畏懼又爲獵者數來
驚怖鳥即棄池鳥翔避此衆難是故說如鷹
棄池也已度癡淵者癡淵所蔽入骨徹髓便

求方便永滅無餘是故說已度癡淵也

譬如鷹鳥從空暫下 求出惡道 至無爲處

譬如鷹鳥者畏諸衆鳥飛在虛空避此諸難

自求無爲是故說譬如鷹鳥也從空暫下者

身能飛行遠近無礙去危就安是故說從空

暫下也求出惡道到無爲處也賢聖弟子如

來等正覺爲人除惡求出惡道斷不善業離

一切結是故說求離惡道至無爲處也亦名

滅盡泥洹無生滅著斷恒不變易亦不磨滅

彼得定修行人爲老病所逼四百四病恒切

己身馱患四大身捨五陰形入無爲處

不修梵行 少不積財 愚者睡眠 守故不造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將侍者阿難見閻浮界二人者老形變色衰。僂步而行見已。世尊便笑。爾時阿難更整衣服。右膝著地長跪。叉手白佛言。佛不妄笑。笑必有以。願說其意。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汝頗見此二者。舊長老不形變色衰。若此二人於此舍衛國。從少積財者。於舍衛國第一豪富。若當捨妻子。弃捐居業。出家學道。即成阿羅漢。若小積財。至足今日。於此舍衛城裏。復在第二家。若出家學道。得阿那含果。此二人若在中年積財。至今日足。在第三家。若出家學道。得斯陀含果。愍此二人。違

前所願捨本隨末飢寒勤苦万患并至
尔時世尊觀察此義爲後衆生敷演大明在
於大衆而說斯偈

不修梵行少不積財

如鶴在池守故何益

猶如老鶴伺立池邊望魚上岸乃取食之終
日役思不果其願用意不息自致亡軀老有
老法壯有力壯鶴以老法行於壯力終日不
果但念少壯捕魚不覺者年已至今此者年
長老亦復如是自念力壯歌舞戲笑博奕戲
樂不慮今日年邁者艾抱膝踞踞憶彼所更
不行老法但念少壯欺詐万端是故說如鶴
在池守故何益

莫輕小惡 以爲無殃 水滴雖微 漸盈大器
凡罪充滿 從小積成

莫輕小惡以爲無殃者人爲惡行雖小不可
輕蚘虻雖小螫啣人身毒遍其身以喪命根
毒藥雖微人未得食見毒便死此亦如是爲
惡雖小妨人正行不至究竟不慮於後當受
其報日復一日不肯改更不念遠離惡遂滋
長是故說莫輕小惡以爲無殃也水滴雖微
漸盈大器者猶如大器仰承水漏滴滴相尋
溢滿其器是故說水滴雖微漸盈大器也凡
罪充滿從小積成愚人習行從小至大日日
翫習不覺殃至是故說凡罪充滿從小積成

莫輕小善 以為無福 水滴雖微 漸盈大器
凡福充滿 從纖纖積

莫輕小善 以為無福者 如有善人 詣彼塔寺
禮拜求福 或上明燈 燒香掃灑 作倡伎樂 懸
繒幡蓋 從一錢始 復勸前人 使發施心 一團
以上供養 聖眾 或以楊枝 淨水 供給清淨 或
脂燈 續明 如此小小 亦不可輕 依彼心識 獲
報無量 如然一燈 除舍閭 冥不知冥 之蹤跡
如燒極微妙香 盡除臭穢 不知所在 利劍雖
小 能斷毒樹 此亦如是 善行雖微 能除重罪
往來人 天不更苦惱 從此適彼 受福無量 現
在可知 滴滴不絕 遂滿大器 勇者行福 漸漸

成就是故說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猶如人度河 縛棧而牢固 彼謂度不度

聰叡乃謂度

縛棧而牢固者猶彼眾生欲度深淵或棧而
度或腰舩而度或浮瓠或載小舩或草木為
棧皆得至岸而無罣礙是故說猶如人度河
縛棧而牢固也彼謂度不度者度不度者謂
愛淵猶如深淵流出成河弥滿世界流向三
界趣四生遍五道復流至色聲香味細滑法
是故說彼謂度不度也聰叡乃謂度者所謂
聰叡者佛辟支佛是雖度世間不足為奇何
以故世淵無盡渡愛欲淵者乃謂為奇是故

謂聰叡乃謂度也

佛世尊已度梵志渡彼岸比丘入淵浴聲聞
縛牢筏昔有兩師大梵志造立波羅利弗多
羅大城功夫已舉莊飾成辦便請佛及衆入
城供養未與諸門立号梵志内心作是念若
沙門瞿曇從所門出當名爲瞿曇門若復如
來渡恒伽水當名彼渡爲瞿曇渡尔時梵志
復生是念不審如來爲欲載筏渡腰船浮瓠
小船爲載何渡尔時世尊知彼梵志心中所
念即以神力及比丘僧忽然而渡在彼岸立
尔時世尊在大衆中而說此偈
佛世尊已度 梵志渡彼渡
比丘入淵浴

聲聞縛牢筏。

說此偈已各還精舍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是泉何用水恒停滿 拔愛根本 復欲何望
是泉何用水恒停滿者三有者假謂爲泉愛
亦名爲泉水恒停滿一切諸結皆集愛泉是
故說是泉何用水恒停滿也拔愛根本復欲
何望者行人以能拔愛根本無復生死猶如
毒樹究盡其根無復出生亦無枝葉愛亦如
是無復枝葉拔其根本復欲何望者更不受
有更不復生是故說復欲何望也

水人調船 弓師調角 巧匠調木 智人調身

水人調船者治牢固櫟治諸孔不使漏水使

衆生類從此岸得至彼岸弓匠修治筋角調和得所火炙筋被用不知折是故說水人調船弓師調角也巧匠調木者墨縷緝直高下齊平意欲造立宮室成就是故說巧匠調木智者調身者恒以正教不毀法律搜求義味求上人法是故說智者調身也

猶如深泉表裏清徹聞法如是智者歡喜猶如深泉表裏清徹者所以說偈智者以譬喻自解或有深泉不清恒濁或復有泉深而且清於彼自照面像悉現是故說猶如深泉表裏清徹也聞法如是智者歡喜者昔有國王馱患世典疲倦俗業往至塔寺欲聽正法

時象力比丘得阿羅漢道當次說法時彼國
主以巾覆頭脚著履屣入衆聽法羅漢比丘
告彼王曰昔佛有制不得爲著履者說法王
內恚隆盛即脫履屣羅漢比丘復告王曰昔
佛如來亦說此限不得與覆頭者說法王聞
是語遂興瞋恚內自思惟咄今爲此比丘所
辱此比丘故當見我頭白禿故欲辱我耳若
此比丘說法不入我耳者當取斫頭今時國
王即却頭覆沙門速爲我說法比丘報曰如
來至真等正覺亦說此教不得爲瞋恚者說
法王今瞋恚何由得說法王當正意聽說譬
喻猶如濁泉涌沸不停王今如是心意倒錯

何由聞法。爾時國王內自慚愧，即興敬心。此比丘必是聖人，乃能玄鑒通達人心。即從座起，右膝著地，頭面禮足。比丘言：唯願聖尊與我說法，使此穢形永蒙蔭覆。王即就坐，欲得聞法。爾時比丘便以此偈白王，說曰：猶如深泉，表裏清徹。聞法如是，智者歡喜。爾時比丘重與王說法，令彼王心歡喜踊躍。道根信心而不傾動，是故說聞法如是，智者歡喜也。

忍心如地，不動如安。澄如清泉，智者無亂。忍心如地者，猶如此地亦受於淨，亦受於不淨。地亦不作是念，我當捨是受。是智者執行。

亦復如是。若人歎譽不以爲歡，有毀辱者不懷憂感，見善不喜，聞惡不怒，是故說忍心如地也不動，如安明者猶如安明，獨處衆山不爲暴風所傾動。賢聖之人亦復如是，不爲闕四事，心有增減，是故說不動如安明也。澄靜如清泉，智無亂者猶如澄靜，泉表裏清徹，不爲小流所撓，濁智者如是，內旣無非，外辯不入，心如金剛不可沮壞，是故說猶如澄泉智者不亂也。

出曜經卷第十二

殿

淵

反烏

玄

錘

反直

端

錠

明

作上

燈

刻

反初

限

蓐

薦音

辱

草

耆集夷反拙羊二同下撲反蓬頭薄上正驛空

嗥音毫撲反援楯時上鬚音緣鬚反略正下

翼班餉詩尚循音旬牧音炳音白反蕪草古上

恃反怙市二沓唐合悍音肥非上蕪草古上

幹反賈直作上儇武音鈇音步上藪音

垣音膚音整音屢音步音

捕音弈音耆音艾下躄音踞二據音蚘音

齒五巧織息縵疾陵襪音叢音

瓠音柄直耕上搜音搜音

禿反禿反禿反禿反

禿反禿反禿反禿反

禿反禿反禿反禿反

